



先止暴還是先對話？

筆者很早就將過去幾個月發生在香港的動亂，定性定調為「小孩暴動、螻蛄革命」。暴徒破壞香港社會的惡行，讓「老香港」大開眼界，許多土生土長的老人家都說做夢也想不到會經歷和見證這樣的大時代。

這不是什麼社會活動，因為背後具有向政府奪權、企圖改變現有政體的特質，當然是一場革命。用暴動來形容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破壞也不夠貼切，既涉及瘋狂襲擊民用設施和老弱婦孺，簡直就有戰爭罪行的況味！

預計這回暴動在二零一九年之內仍未有平息的跡象，比起二零一四年的「非法佔中、雨傘革命」，香港實在面對規模更龐大的一起「顏色革命」。兩相比較，上回外部勢力的介入範圍較小，今回は歐美西方陣營反華勢力的大合唱。至於內部，則上回參與遊行示威堵路的香港人比例尚低，今回則是一次總爆發，公務人員和中學生也大量被反對派鼓動參與各種嚴重的刑事破壞。最可怕的是瘋狂襲擊到要置諸死地的程度，還有肆無忌憚的高頻度、大範圍的縱火！

「螻蛄革命」破壞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接近半年。今天在朝在野都在說我們要先行「止暴制亂」，本欄過去也談過現在香港面對頑強的阻力何在：由反對派「五棍」（政商、宗教、法律、教育和傳媒）合力推波助瀾的結果，是暴徒已經徹底失控，再沒有任何一個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有能力呼籲暴徒即時停止破壞。要「止暴制亂」，必須要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部門同心同德，再加正常而合情合理的輿論輔助。

「五棍」中忽然有頗多聲音高調地

說，政府（專指行政部門，即特區政府）要先與「年輕人」對話，才有可能「止暴制亂」！這樣實在是次序顛倒、本末倒置！

「年輕人」（包括大學生、中學生）在背後的「五棍」鼓煽之下，對現屆政府有什麼「訴求」？他們要特赦六月以來連綿近半年暴動的所有暴徒！暴徒破壞無罪，還反而要追究警方的正常執法，那是什麼道理？

政府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嗎？其實「特赦」破壞了法治，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行政長官於此實是「嘴也說乾」了！「螻蛄暴徒」真的要求對話嗎？他們要的是任由「小孩暴徒」公審官員師長！他們要的是「城下之盟」、要的是「不平等條約」！

為什麼不可能對話？因為每間大學、中學的學生暴徒都無法公推三數個有分量、有擔當的代表。一個校長怎麼可能同時與上百名學生對話？行政長官或大學校長又怎麼可能同時與上千學生對話？結果只會是以辱罵師長的「娘親」收場。「小孩螻蛄暴徒」要是「言出法隨」，要師長、大人俯首聽命！

我們隨便談一談大學生這類人，各家大學的學生會早已拒絕與行政長官開會，只是各自脅迫自家的校長「譴責警方」。假如有朝一日，行政長官與一個「黃小蜂」對話了，然後煞有介事地遵從了「小蜂」的「數大訴求」，會不會還有黃小蟻、黃小蛛、黃小蠅（螻蛄或螻蛄）、黃小蜂、黃小蠅、黃小蝶、黃小蚊、黃小蚰（族繁難以盡錄）……陸續跳出來要求這、要求那？

先止暴制亂，才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對話的可能。



各國團結、和諧共享

時光荏苒，又到廿四節氣的立冬了。古語有云，正所謂「秋收冬藏」，到了冬天的日子，人們都會萬事小心謹慎，特別是在錢銀方面，不敢亂花錢，也不敢亂投資。對於長者而言，已經退休的人，更是要謹慎理財。雖然現時有強積金作保護，但還是小心的好。當下社會暴力活動持續五個月還未平伏，不少老闆恐生意不佳而要關門，打工仔亦恐失業而未能維持生計，如果仍在供樓仍是樓奴還怎麼可能同時與上百名學生對話？行政長官或大學校長又怎麼可能同時與上千學生對話？結果只會是以辱罵師長的「娘親」收場。「小孩螻蛄暴徒」要是「言出法隨」，要師長、大人俯首聽命！

最近，中共舉行了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了《決定》，獲得了中華兒女的擁護和支持，更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和點讚。中國構建世界命運共同體的主題是好讓各國人民團結、和諧、共享。

在四中全會的《決定》，其中令中華兒女最關注的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華兒女最受感悟的是，習近平強調要發揮統一戰線的優勢，一定要堅持完善對港澳的「一國兩制」，以憲法和基本法管治香港和澳門，保持港澳的繁榮和安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也一定有能力解放台灣，完成祖國偉大的統一事業。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和大陸同胞都是一家人，中央政府去年曾推出惠台利民三十一條政策，而今又再推出廿六條，最關鍵的是將政策真正落實，才能真正惠及台灣同胞。中央的善意，除了加強宣傳之外，更要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加強政策落實的力度。事實上近年來，自「九二共識」以來，大陸與台灣的經貿文化合作得以加強，台灣同胞分得紅利不少。只不過，當台灣民進黨上台，蔡英文的「台獨」思想，推出一些「去中國化」和「反中」的政策，更抱往美國的大腿，甘當美國反中的棋子，所以，對於中央不時推出的惠台利民政策，未能徹底落實，關鍵在於蔡英文的搞鬼搗亂，當中蔡英文所言常矛盾重重。最近，對於中央推出的惠台利民廿六條政策，蔡英文指出「要在街上亂拿紅包，免落陷阱。」你說可笑不可笑？既然是紅包，必然是吉祥如意的利是錢了，怎說是陷阱呢？

其實，細讀中央對台的惠台利民政策，最重要的是把台灣同胞視作一家人。面對國家未來的大局發展，把自己的台胞融入在一起，享受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國民待遇，對台胞在內地的居住、就業、創業和安老等等，固然優惠重重，而中央政府特別重視促進台灣青年在大陸就讀、就業和創業。中華兒女都把青年視作未來的主人翁、國家的希望！



「悅讀」感悟 生活有愛

「四千金」是誰？

她們是梅格、喬、貝絲和艾美，這如花般的四位少女，是故事中馬奇太太的寶貝女兒；作者是美國的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原書名《Little Women》，是一本帶有自傳色彩的家庭小說，譯本由王加加改編成圖文版更吸引「悅讀」；當我帶著這本《四千金》在讀書會上和孩子們講可愛、純真的四千金故事，愛的種子已在他們心中靜靜地撒下、萌芽了！

《四千金》主要是描述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某個普通家庭中，四姐妹間之生活瑣事，在慈祥堅強的母親教導下，各自發揮所長，從少女成長為成熟的「小婦人」。四姐妹的父親，因戰爭而必須前往戰地幫忙，出門許久都沒回來，所以家裡只剩下母親獨力撫養四姐妹了。

她們母女相依為命；但四千金個性不同，大姐梅格溫柔但好虛榮，二姐喬談笑爽朗而好勝，老三貝絲心地善良、擅彈鋼琴，而最小的艾美愛繪畫，但任性，常給三位姐姐增加麻煩。四姐妹各有缺點，故造成彼此間的摩擦和埋怨。但她們的母親馬奇太太人格高尚，她不用體罰來糾正女兒的錯誤，說：「自大會害了自己，真正的才華、優良的品德不怕被人忽略，謙虛才使人充滿魅力。」她要女兒們賢美而有淑女風範，令人愛慕，不怕受苦而少些悲傷，過有用的生活。

四千金中，我最喜歡喬，我喜歡她的無拘無束，為夢想而努力奮鬥的決心；她的善良品德、堅定不移的決心，為理想不甘受命運擺佈，個性最強。四姐妹共同經歷了一連串生離死別與生活的淬煉，姐妹們視家庭是她們的生長之地、神聖的避難所。她們仔細聆聽母親的教誨，用自己的聰慧、靈巧的雙手發明一個個富有創意又能美化心靈的遊戲。四姐妹幸在母親愛心引導下，感悟生活有愛，就有力量；她們的成長經歷，為我們展示了偉大的親情、幸福的女情和愛情，看來有如一首富有親情的教育詩。母親常啟發她們，不管遇到什麼事都要樂觀正面，遇到困難不要放棄；令四姐妹明白手足之愛，避免不必要的爭吵，家庭維繫和諧和愛。

父親病危時，剛開始她們都很傷心，無助地圍在母親身邊，覺得幸福將要消失了，幸好後來馬奇先生病況好轉，她們就更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讀完這本書，孩子們還可依這書所附的「DIY 真有趣」，按圖示做紙衣服、乾棉花、甜糕點、蝴蝶結髮帶，延展活動富情趣，令人喜愛。



《四千金》圖文版封面。 作者提供



從聾人身上學會體諒

公司支持聘用殘疾人士，最近我們多了一位聽障同事。為方便大家溝通，人事部更請來專家講解聽障者的特性，讓我們更懂得如何和他合作。當中內容值得分享，也讓大家多明白聽障人士。

聽力有問題者的最大困難是別人不會從外表覺察到他們的弱點，當他們對聲音沒有反應時，常被回贈一句：「你聾的嗎？」語氣常帶侮辱成分。大家可能不知道，聾人不喜歡被形容為「殘疾」，他們不是殘也非患病，他們喜歡直接被稱為聾人，這名字恰到好處地反映實際情況。

聾人不一定完全聽不到聲音，聽力弱者除對聲音接收較差外，最大困難是對某些音頻接收不到，有些人對高音、有些人對低音。他們聽到的聲音常是變調的，就像文字亂碼，舉例說「扶貧」二字，他們聽入耳的可能是「賤民」。對於英文的輕聲如S、T、P就更難聽清楚，如Presentation這發聲，他們聽到的可能成了Vaca-

tion。「搭錯線」的情況就讓他們很尷尬。

我們應在聾人面前說話，使他們看到你的口形，不要從後邊或旁邊講。又或想和他們溝通前，可以先輕輕拍拍他們。有時需要透過大動作、誇張表情去表達，甚至指指或拍拍物件，讓他們更清楚你的意思。他們接收訊息以「視覺」為主，如文字或閃燈等，所以聾人除喜歡看有字幕的電視節目外，也較喜歡你以手機傳遞文字或圖像訊息給他們。

對弱聽者我們說話時要慢，指示清晰，句子組合盡量簡單，他們的字彙有限，故句式有時需有所改變：主詞和賓語先說，再講動詞。對於表達感情的詞彙他們了解較少。

聲音經空氣傳遞到耳蝸，貼近耳朵說話（咬耳仔）因為沒空氣帶動，他們更難聽到。助聽器會把各類聲音都擴大，所以聾人最怕到人多聲雜嘈吵的地方，和他們聚會最好別去酒樓，改到幽靜的餐廳，他們會較舒服。多和弱聽者接觸，讓我們更懂得考慮別人的感受！



有一種幸福叫價值觀相同

秋光大好，玲玲被男友約着去看楓葉，本來以為是加深感情，沒想到回來後兩人分手了。

玲玲說：「我們的價值觀不一樣，再怎麼談也是白費感情。」價值觀這個詞語，當下已經成為感情不和的代名詞，有個朋友叫喬寶，與女友是大學同學，畢業後兩人牽手走過紅地毯，然而結婚不到一年就離婚了，他淡淡地說：「進了圍城，又跳出來，才真正懂得價值觀不配的後果。」他又說：「以前的恩愛都是假象，以為能夠互相磨合，但事實證明，馬拉車的方向不同，分道揚鑣是早晚的事。」

我始終覺得，先師孔子是最好的人生導師，他早就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志趣不同的人無法共事，更別提同一屋簷下搭伙過日子了。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紅樓夢》中的寶玉與寶釵。因交結忠順親王的戲子蔣玉菡，寶玉遭賈政痛打，寶釵過來送藥，說道：「到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才生氣。」黛玉看似不動聲色，卻深深深疼惜。「黛玉的兩隻眼睛腫得像桃子一般，滿面淚光。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但越發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得厲害。」她的嚎啕大哭裡有心疼，還有感同身受，遠遠超過王夫人、襲人等人的傷心。後來寶玉惦記她，叫晴雯送去兩塊家常舊的手帕，「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心，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心，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

古時手帕是定情物，家常舊的手帕更能凸顯黛玉在寶玉心中的分量，黛玉臨死前燒掉的就有這手帕，但在這裡手帕是懂

得，是體貼，是關懷，是兩顆心的同頻共振，指向的是價值觀的相契。幾天後，大家扎堆去探望寶玉，黛玉則「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看」，她對寶玉的牽掛就是不讓他人知道，全部藏在心裡。

往往愈是細微的生活褶皺裡，愈能體現一個人的價值觀。還是《紅樓夢》，賈政希望寶玉做官走仕途，寶釵也這麼擁護，獨有黛玉不曾勸他立身揚名；不設防、不功利、不虛偽，他與黛玉志同道合。第32回中，賈雨村來了，賈政讓寶玉過去，這時湘雲在場，勸他去會有些好處，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進一步勸說，會見為官做宰的人為今後進入官場建立人脈，寶玉聽了下逐客令，「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了你知道經濟學問的。」又說：「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

這句話讓站在門檻外的黛玉聽到了，喜不自禁，心想「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這一幕就像一次情侶之間的考驗，不經意間聽到對方的真心話。黛玉忍不住淚流滿面，寶玉發現後出來，「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兩人動了真情，你一句我一句，情侶間的對話，沒想到把寶玉說急了，「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錯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說錯了。』」這是黛玉對寶玉的道歉，何嘗不是她最浪漫的一次表白呢？黛玉是孤傲的，也是獨立不羈的，現在她放下姿態，主動道歉了，「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看到這裡我忍不住濕了眼眶。「寶玉就坐在那裡，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

心。』」一句「你放心」，把兩顆高貴的靈魂牽在一起——這世界上最暖心的情話，也是最動人的場面。

想想，平日裡無論是和伴侶、朋友，還是與職場合作夥伴，誰能對你理直氣壯地說一句「你放心」呢？價值觀看不見摸不着，但是它生命的筋骨、生活的地基、生意的支柱，也是通往幸福的密鑰，今年馬雲卸任時，強調的仍是20年不變的價值觀，他認為「價值觀是高樓大廈的水泥，是內功」，可見，價值觀是實現自我的關口，是事業成功的航標，更是贏得世界的導航。

在一個動輒輻侃「三觀不正」的時代，我們最該去做的是擦亮初心，練好內功，在搖搖晃晃中找準自己的使命與信仰。當然，價值觀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思想的淬煉操練，更離不開生活這個大熔爐的淬火鍛造和精神洗禮。

前段時間，有個朋友找我傾訴，他的老公做培訓機構，生意做得如日中天，今年與兩位合夥人投資了一個高端項目，誰知其中有一個人中途造假，被查封關門，損失近百萬。事情發生後，那個人竟捲款而逃，他的老公不得不把培訓機構轉讓出去，補上部分欠款；眼看著10多年打下的江山瞬間沒了，不禁萬念俱灰，精神崩潰。其實，遇到這檔子事，外人再多的安慰不如當事人自己受到的慘敗教訓——合夥創業，與找對象沒什麼兩樣，必須價值觀一致，否則極易玩火。而價值觀是否亦步亦趨，與「認識多少年」沒多少關係，關鍵是人品能否經得住考驗。所以，茫茫人海中遇見與你價值觀相同的人，不啻於莫大的幸福，這樣的人與你沒有血緣關係，卻會是同一個戰場裡的戰友，同一條船上的瞭望者，同一個屋簷下的知己。



馬路上的「弱勢群體」(下)

上期說到在北京過馬路，行人和機動車主都很委屈，都覺得自己才是「馬路上的弱勢群體」，行人機動車搶時間，機動車行人闖紅燈。但只要結合實地情況，就會知道這問題並不能指望雙方「互相謙讓一下」就能自行解決的，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呢？

綠燈一亮，行人就要玩兒命往前衝，甚至綠燈還沒亮，就必須雞賊地往前滲透，都是因為「時間緊任務急」——紅燈太長、綠燈太短、馬路太寬再加上右轉車攔路。

北京的「大馬路」是有名的。來自媒體的數據顯示，以西城區為例，主幹道平均寬為44.27米，次幹道21.1米。即便是把小區道路都算在內，整個北京市道路的平均寬度還高達14.64米。一個成年人的平均步速在每秒1米多一點，年老者則平均每秒不足1米。而這些路口的綠燈又分別是長呢？隨便舉兩例：《北京日報》新聞顯示，祈年大街與天壇路交叉口的綠燈只有15秒，而該路口至少20多米寬；《新京報》報道顯示，雙井橋附近路口，綠燈30秒，但路寬超過50米；《亮點網》報道，朝陽區小莊路口，綠燈20秒，路寬50米；朝陽北路水碓路口，綠燈30秒，路寬35米；國貿橋路口，綠燈45秒，路寬近50米……沒有一個路口的綠燈時長超過路寬米數，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人行滿足第一「壯年」、第二「能一路直行不停頓」的三大條件，才有可能勉強一次性能

功過馬路。至於長者和遲到者，直接退賽吧。

在這裡順便說一下紅燈的情況，別看行人綠燈比攤煎餅還快，但紅燈卻相當漫長。還是剛才雙井的那個紅綠燈，綠燈30秒，紅燈卻有5分鐘；小莊路口，綠燈20秒，紅燈2分5秒；國貿路口，幾年前曾驚現440秒的超長紅燈……若這一次綠燈沒過去，就意味着要再在這對開14車道中間站5分鐘，你感受一下。此前有學者表示，即便是在繁忙的交叉路口，行人最大可以忍受的等待時間約為70至90秒，超過90秒，紅綠燈對行人的作用趨於0，行人過街將處於不可控的局面。

至於闖過第一關的行人們就真的能贏嗎？當然不能。因為這爭分奪秒的路上會跳出大量的右轉彎車阻攔。那麼有人說了，車為什麼不讓人？交通法規裡不是寫了斑馬線上行人路權最大嗎？說得不錯，這條法規確實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條裡，並且從2004年就存在了，但長期以來相關執法卻比較薄弱，導致很多人都完全忽視它的存在。至於對闖紅燈的行人執法就更縹緲了，而且即便罰了也只有20元。

扒皮至此，應該也看出「過馬路」這件事是病在結構，長期「車本位」的核心理念使得當城市愈來愈大時交通問題必然會愈來愈嚴重。核心解決之道是慢慢過渡成「人本位」，交通設施以人為本，交通環境行人優先，立法執法雙落地。因為當步行順暢時，意味着車的衝突也就沒有了。



雙十一與歐洲購物節

作為一個即將四十的人，

馬上到來的雙十一對我來說已經誘惑不大了。這倒不是說我對消費沒有興趣。正像哲學家齊澤克所說，商品拜物教不像其他信仰那樣，可以輕易地通過批判的自覺來克服。我會依然擁有自己的喜好，只不過我已經不試圖通過一次次的嘗試來明確它。在幾十年的購物經歷之後，我養成了在有限品牌範圍內對自己的形象進行微調。

比如，我會鍾意某品牌，因為這個品牌的調性正好符合自己的審美和年紀。倘若要裝修，我不會再像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沒頭蒼蠅似地去傢具市場亂逛，然後再暈頭轉向地買回一些很快就讓自己後悔的東西。年屆四十的我，在去之前，會先確定自己要的風格。是北歐工業風，還是日式簡約，或者華麗的巴洛克？當然，這些選擇除了我的喜好，還關涉到房子的大小。

也就是說，像我這個年紀的男人，已經很少冒險去做那些新的嘗試。當務之急，是使自己的形象固定下來，以證明自己的存在。不獨在消費上，在其他各方面均是如此。這種行為的背後，是我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漸

次消退的事實。從此，我的目光將從別處轉向自己。這是一個將屆四十歲的男人學會的第一件事——站在巨人的肩膀。早在小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道理，但誰也沒告訴我們找到那個巨人需要多久。

所以，雙十一不屬於我，而屬於年輕人。他們可以在這一日沉浸在商品拜物教帶來的原始快樂中。就像一個自助餐廳，並不是用來吃飯的，而是去滿足人對物的貪慾。滿眼所到之處都是物，又觸手可及，人會在瞬間的物質充盈而致使多巴胺增多，產生極大的快感。不過，你要有一個什麼都可以吃的胃，還要有對什麼都要佔為己有的慾望。

這顯然是雙十一最吸引年輕人的價值，在於自由選擇的權利。從這個角度來說，它自然優於歐洲聖誕節前或夏季即將結束時的那兩次大減價。在這兩次大減價當中，商品將以淘汰之物的面目出現。減價，意味著所購之物均要過期，它們已經掉到了被淘汰的邊緣，只等著買家買去，就將徹底失去價值。為了凸顯減價產品的廉價，新品會與這些打折之物同時上市，但分區擺放，以顯示貴賤有別。相對來說，雙十一溫和許多，這一天並不是要淘汰什麼，要

說不同，只有價格。但這個價格與物的優劣無關。這些所售之物，在節前和節後一樣會拿出來賣，只是那時價格更高就是了。所以雙十一是真正平等的狂歡。

但歐洲購物節的商品進化論自有它的價值，這個體系營造了一種時間感。購物節就像一個新舊更替的分割線，讓新物在具有儀式感的節日中取代舊物，時尚圈便因此意義非凡。它是時間的推手，在為時尚賦予意義的變化中，舊時尚會宣告退場。比如去年是環保主題，今年是反歧視、明年或許會變成東方特色，再配上當季流行的馬卡龍色、莫蘭迪色，每一季都代表着不同的時間，所以時尚是當時的藝術，在被各大時裝周、雜誌、名媛的生活混雜引領當中成了文化的符號。在這種時間更替的過程中，品牌的個性會在年復一年的積累中維持一種基調。最終，它將被最貼近它的人識別出來。所以，當人開始按照調性選擇時裝的時候，就證明此人已不年輕了，因為他開始重視時間積累出來的文化。年輕人是時間的，所以他們可以創造，而非迎合。如此說來，歐洲的購物節屬於中年人，雙十一屬於年輕人。前者承認文化，後者承認文化的創造。